

# 從

## 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

### 談起

—Nobody—

毛姆出名以後，“Redbook”的編者曾問他世界上那十大小說最好，毛姆於是開出了下列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：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，巴爾札克的「高老頭」，亨利菲爾寧的「湯姆瓊斯」，奧斯汀的「傲慢與偏見」，史頓達爾的「紅與黑」，愛彌兒的「咆哮山莊」，福樓拜的「包伐利夫人」，狄更斯的「塊肉餘生錄」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克拉門索夫兄弟們」，赫爾曼莫爾維爾的「莫貝迪克」。

如果說十「大」小說的「大」字是「長」的意思，顯然這十本書都堪稱「大」，至於價值問題，曾經引起許多人的爭論，有人說至少他應把紅樓夢編進去，也有人責備他不應忽略了東方文學；幸好毛姆事先聲明了他這十本小說只是隨便選的，世界上好的小說豈止十本，各地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選法自然也不會相同；所以我也要先聲明，本文中只是自己主觀的看法，如果與誰的見解衝突，希望不要引起「小市民的心聲」般風波，道不同不相為謀就可以了。

這十本小說中，除了最後兩本外，其餘各書都是婦孺皆知、家喻戶曉的，甚至於還搬上銀幕過；以我們的立場與生活環境，看這些小說，書中有些情節幾乎是不可思議的；例如巴爾札克的「高老頭」，背景是一八一九年的巴黎，當時法國大革命剛結束約二十年，拿破崙已被送到聖赫勒拿島，正奄奄一息的時候，從很多別的有關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小說看來，法國的貴族似乎都上了斷頭臺，但是「高老頭」一書中，仍然有許多貴族侯爵，而且生活豪華糜爛，行為放蕩的程度超出了想像之外，這本書看起來沒有半點真實感；全書中都是以一些要錢的人為中心，不過據說巴爾札克本身就是好錢的人，也像書中特紐沁根、特雷斯多一樣，娶妻是爲了人財兩得，而且他生活也很揮霍，好佈置屋室，但鑑賞能力貧乏庸俗，以巴爾札克的生平看來，他寫出這本書也難怪了。

福樓拜的「包伐利夫人」，被認爲是不道德的書，而惹來不小的麻煩，其實今日看來書中的「不道德」已經不算一回事了；這本書不算很好，尤其是後來包伐利先生的死，可以說是死的不明不白，沒有交待，不曉得爲什麼毛姆這麼推崇它，或許是由翻譯本看不出原文的美妙吧！

毛姆的文章中一向好諷刺女人，可是他在十大小說家中却讓奧斯汀和愛彌兒佔了兩席之地；奧斯汀在「傲慢與偏見」中，顯然偏好於伊利沙白，全書最後以大團圓結束，雖然落入俗套，但是讀者心理上沒有半點負擔，不像看過高鶚補足的紅樓夢總覺得有所欠缺，或許毛姆就因此而把奧斯汀抬出；愛彌兒和

夏綠蒂是姐妹倆，前者寫「咆哮山莊」而出名，後者是以「簡愛」一書略遜前者，愛彌兒常恐嚇夏綠蒂為樂，她把自己的雙重人格灌輸到兩個主角身上，讀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再看此書，無疑是實驗的好材料。

毛姆選的這十大小說家都是十八、十九世紀的人物，我不願意說他選的這個不對或那個不適合，但是我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羅曼羅蘭的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沒有被提起？我個人是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，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一書是我生平最受感動的，全書分四冊，尤其以第二冊最精彩；人對一本書起特殊感情，往往是因為自己與書中有類似的情況，因共鳴而生，所以我特別喜愛第二冊（反抗、節場），本冊中是描述克利斯朵夫年輕時，憑著一股熱情天真，專橫地去征討當時社會、藝術的謊言，到處樹敵，不受歡迎的情形；在此我舉一個例子，書中有一段克利斯朵夫的感受，其實是羅曼羅蘭的：「有的把羅浮宮的油畫或歌劇院的壁畫作成交響曲或鋼琴曲，把荷蘭十七世紀的畫家作品取為音樂題目，加上許多註釋，說明那是神話中某個神明的蘋果，那是荷蘭的鄉村客店，那是白馬的臀部，在克利斯朵夫看來，這是老小孩的玩意兒，喜歡畫又不會畫，信手亂塗一陣，又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寫明這是一所房子，那是一株樹。」我一向認為聽音樂有自由思考的權利，有絕對批評的自由，但是常常有人喜歡把松竹唱片背面的解說記下來，炫耀般地說這段音樂是描寫什麼，那段音樂作者在什麼心情下完成的，這種人也實在幼稚的可笑，各人對一段音樂的感受絕不相同，憑什麼我要和作曲者想法一致，作曲者只是組合音符造成音樂，但是沒有賦給音樂生命和意義，聆聽者有權給音樂以不同的生命、意義。有許多人喜歡在文章中莫明其妙地引一句「我沒有死，我只改變了住處；我在你心中長住，你這見到我而哭著的人。」「被愛者化身為愛人的靈魂。」之類的句子，然後標明出自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，之淺哪！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無疑地是本好書，但是沒有到這個地步值得大家引句以自炫。

有人說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是羅曼羅蘭的寫影，這種情形是一般作者都能發生的，一個作家寫出來的人物總是有點憑據的，不是空想創造，人總是對自己比較瞭解的，所以中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寫進去了；毛姆在「人性枷鎖」中的菲立普幼年失父喪母，在伯父家長成，事實上毛姆的童年正是如此。

談到存在主義，這一直是個熱門的問題，許多人喜歡爭執存在的價值，市面上也有「存在主義入門」之類的書。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有三：無神論的沙特

、天主教的莫利亞克、多神論的卡繆，在此我不願意討論存在主義的實質，僅以「小說」為主題；三位代表人物中以沙特、卡繆著書較多，風頭十足，由他們的小說中，自然可以體會到被人稱為「存在主義」的思想是什麼；「沙特自傳」中完全是自我吹噓、自我標榜，第一眼看過覺得沙特自傲的可笑，可是再一想，沙特實在是誠實、天真的可愛，在沙特小說選集中，「一個領導人物的童年」一文，簡直又是寫自己，在「牆」這篇小說裏，描寫犯人就刑前的神態，刻劃得很生動；卡繆最有名的小說莫過於「異鄉人」，「異鄉人」的前幾章讀起來好親切，那個主角沒有虛偽的外表，他的思想感覺就赤裸裸地放在眼前，如果不是一切社會禮儀習俗的約束，相信每個人都會像他一樣自然的存在；卡繆另一本小說「瘟疫」，這本小說裏描寫的各個主角都有不同的特性，雖然善惡太分明了點，但是對人性、心理的描述的確非常深刻。

另外有一位存在主義小說家卡夫卡(Franz Kafka)，他的代表作有「審判」和「變」等，但是市面上只見的到這兩本小說的翻譯本，「變」是描寫一個人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條毛蟲似的動物和以後發生的事，「審判」一書主角K從頭到尾就處在一種不知名、莫須有的罪名下，K不斷的為自己辯護，最後不明不白地被謀殺了；卡夫卡的小說與實在世界不能重合，以實在的眼光看他的小說會覺得他全是幻想，但是換一種態度呢？

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取材於日本史蹟、宗教傳說、中國故事以及民間、現社會的寫實四方面，他的小說集有「地獄變」、「羅生門、河童」兩本較普遍，「地獄變」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說，在「羅生門、河童」一書中，就可以看出他的深沉思想，芥川龍之介的母親是發瘋而被送入精神病院，而他自己也遺傳了一些神經質，在「齒輪」、「阿呆的一生」兩篇小說中就隱約地透露，他一直生活在憂慮、恐懼中，他怕自己變成和母親一樣，但症狀又一直強烈地顯示出來，最後他竟以自殺解脫；他的小說中，我最喜好「河童」一文，河童是一種水獸，又名水虎，水經記裏稱為水唐，他假藉一個精神病人的幻想敘出這段故事，但是內容條理極分明，而且很有意義。

在文學裏小說佔着很重要的地位，往往一篇小說中深藏着許多意義，而且小說的故事主題經常是很吸引人的，所以一般人都喜歡看小說；當你和一個文學院的女孩子聊天時，總不能開口相對論閉口量子力學吧！談兩本小說，那將有意想不到的「催化」效果不信試試看，不盡你！